



## “西南巨儒”莫友芝的通州行

□吴昊翔

### 暮色中的风景

□梅莉



89岁老人写的书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呢？我很好奇。《暮色将尽》的作者戴安娜·阿西尔很清醒地如是说：一本讲老年的生活并不一定要以鸣咽收场，当然也不可能锣鼓喧天。

活到这把年纪，当然百无禁忌了，真实、坦荡成为书中最亮的部分，如果说真诚是必杀技，那勇敢、智慧、趣味、思想亦信手拈来。对我而言，本书的养分是关于思维上的改变，中年之后就是老年，老的课题是时候提前备起来了。

这是一本关于凋零的书，我担心会看得心灰意冷，结果，毫无障碍地一口气读完，不由得为作者的生活方式喝彩，原来女性也可以这样自由而恣意地绽放。她拓宽了我对暮年的想象，原以为暮色将尽，天空灰暗落寞，生命如枯叶一样随时飘落，凄凄惨惨戚戚。殊不知你也可以站在猎猎风中，银发翻飞，眼神坚定，活成一道风景。我也曾看过《闭经记》，作者伊藤比吕美也是一个生命力极强的女子，她写女性五十岁后，从盛年通往老年凋零前的一段路。这样一来，我把作为一名女性要走的路都提前看了一遍，从她们的智慧中，捕捉光、捕捉力量，也许我就可以走得不那么慌张。

戴安娜是英国知名编辑，发掘了波伏娃、阿特伍德、奈保尔等知名作家，难怪随笔也写得如此疏阔大气。书中她探讨了衰老与死亡、爱情与性、宗教等。她一生未婚，但情感经历丰富，拥有源源不断的开放式关系。她也有自己热爱的事业，一直工作到76岁才退休，退休后从编辑转型为一名写作者，开始一本本地书写，《暮色将尽》曾斩获科斯塔传记奖。她特立独行地按照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活到101岁，2019年去世。

这么酷的老人，也曾恋爱脑。15岁时爱上来自辅导她学习的牛津大学学生保罗，但保罗在与她恋爱时曾当面公然劈腿另一名女性，后又回头求她原谅。戴安娜原谅他之后，最终依然被抛弃，这是必然的结局，有第一次背叛就有第二次。她说自己年轻时有过好型人格，慢慢地成长与修正，就越来越忠于自我了。

谈过两段痛彻心扉的恋爱后，戴安娜认为独立比爱情重要，牛津大学一毕业，她就得到了BBC新闻部的工作机会。后来，她又和合作伙伴创立了20世纪英国知名的独立出版公司，开启编辑生涯。戴安娜热爱工作与生活，但不愿结婚，面对求婚，也丝毫不心动，她不喜欢婚姻里的种种琐碎和妻子的义务，她与男人一样可以把性与爱分开。戴安娜先后有好几任情人，直到70岁后欲望衰退，性事才彻底淡出生活，所以，暮年的她竟然大胆地说出，自己就适合当第三者这种政治不正确的话来，到底是生活的环境不同。她的酷还在于，不愿意被婚姻束缚，四十多岁突然疯狂地想当母亲，就积极备孕，后来怀孕四个多月的孩子流产了，为此她差点送命，但却从不后悔这个决定。因为看见过死神，所以她更加热烈地活着。

戴安娜充分展示了人生就是一场体验，不必在意别人怎么看，自己怎么活怎么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

书中说人老了要努力保持自己生活的技能，这点于我有醍醐灌顶之感，比如开车。辛苦工作到76岁，戴安娜仍没有钱在伦敦买属于自己的房子。她在伦敦工作时，90多岁的母亲住在诺福克，为照顾母亲，也为了物理隔离与母亲的日日厮守而失去自我（长期照顾生病老人确实是令人抑郁，她后来心情很不好），于是选择开车奔波往返于两地。她一直很清醒，知道如何先爱自己才能爱他人。80多岁，腿走路稍远就疼痛，但只要一脚油门，就可以自由自在，看到更远的风景与更多的人。她有个邻居老太太，也是很老了还在开车，甚至开不了直线还不愿放弃。戴安娜享受开车，直到有一天，遭遇一起小车祸才被迫放弃。

这很勇敢，也给了读者一些启示，我们要好好保持自己的生活技能，不要依赖他人丢了手艺，因为在年老时，或许派得上用场。我还是要多开车，不能去哪儿都靠我丈夫。

戴安娜还告诉读者，在变老的过程中，保持终身学习的能力。闲暇时，她去学裁缝、学油画、学园艺，去学一切她热爱的、能带来快乐的事物。爱好越多越好，因为爱好能建立起一个人的小型避难所，免于被现实的当头一棒击垮。晚年的写作，给她带来的快乐简直掩饰不住。书中写道：“不久前，一位朋友提醒我要小心，说话时别显得太满足了，‘因为你其实不是这样的人’，我觉得他错了，我其实就是这样的人。”看得人忍俊不禁。

“运势的绝大部分是别人给予或他人导致的，或因病毒、天气、战争、经济衰退造成，但同样有很大一部分是天生铸就，而所有幸事中最幸运者莫过于天性达观。”努力成长、认真变老，聪明未必能使你过好这一生，但通透的智慧可以。

戴安娜送给自己一句话：“没关系，不必担心未知。”我也想对自己说，没关系，老了也没那么可怕，先把身体、心态锻炼好。

### 暮色中的风景

□梅莉

有“西南巨儒”之称的晚清诗人、藏书家莫友芝，先后两次来到通州，交游名流，寻访书籍，并留下与通州的诗三首。本文根据《莫友芝日记》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等文献，简要梳理其在通州的行程及所作的诗。

同治三年（1864）6月，天京陷落，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。时为曾府幕僚，且在金陵书局任职的莫友芝受曾国藩委托，寻访江淮一带文汇、文宗两阁《四库全书》散佚书籍及其他古籍。

同治四年（1865）4月4日（农历三月初九，以下不再标注农历），莫友芝从金陵出发，经镇江、扬州、如皋等地，于5月11日到通州城。在通州城内，莫友芝见了两个人。一个是在如皋未能见到的同乡周际霖。周际霖于同治年间两度任如皋知县，并在此期间修撰《如皋县志录》。另一个是当时的通州知州黄金韶。黄金韶，字印山，广西容县人，进士，同治元年至二年（1862—1863）任通州知州。黄金韶在任期间，镇压了以黄朝飚为首的军山农民起义。除拜访这两人外，莫友芝还在坊间寻书，也许是收获甚少，遂决定离开通州，前往苏州。5月16日，莫友芝由通州西门外东南陆行十八里，至任家港，在渡江渔船中住宿，以待明日晨潮。次日晨，莫友芝坐船渡江至常熟福山镇。通州任家港至常熟福山，明清以来便是一条重要的过江通道。

莫友芝第一次访谈通州结束时，在从通州至常熟的途中，写了三首诗：

其一是《通州陆行至任家港》

东洲曙色岛门烟，十日初辞掘港船。  
麦陇青黄迎海日，竹舆浩荡拓江天。

独逃兵革风尘际，未觉诛求里下偏。

鸡犬千村气象乐，桃源何处更神仙。

这首诗是当时莫友芝在通州所见所闻的一种记录，相对直白，亦可见他在通州的旅行是很愉快的。通州地处江海交汇之角，在大江南北遭受太平天国战乱的大环境中，呈现出一片难得的安宁景象。诗中所写田

野间“麦陇青黄”“鸡犬千村民气乐”，表明通州百姓安居乐业，在莫友芝看来，犹如“桃花源”一般。这也印证了太平天国时期，江南人，特别是苏州人大多数将一江之隔的通州作为避难地。

其二是《乘卯潮落渡江至福山镇示彝儿》

发棹军山指福山，趁潮百里一时间。  
遂教渤海乘风去，亦要长鲸作脍还。

平地波涛愁世路，半生哀乐感朱颜。

眼中怀抱少年事，济巨看人只等闲。

彝儿，即莫彝孙，莫友芝长子，同治九年（1870）去世。首联直叙地点及渡江时间。

军山、福山隔江相望，相隔约百里，乘潮落时顺江水舟行一个多时辰便到。莫友芝在通州时连续几天阴雨，离开时晴天，且顺风顺水，旅途还是顺利的。莫友芝在宽阔的江面上，眼望江水连天，心中顿生“遂教渤海乘风去，亦要长鲸作脍还”的豪情壮志。颈联笔锋一转，化用“平地波涛”“半生哀乐”两个典故，感叹年过半百，经历世路艰难，不免有些伤感。尾联与领联相呼应，似乎表明历经坎坷人生后，看淡了一切。

其三是《狼山有怀故乡不狼》

我从鳌水头，来泛扬子尾。首尾有狼山，阻绝一万里。

鳌山俯众岫，连波荡傲诡。兹山压涛澜，隐若重冈比。

宣信对雄长，循名良有以。何曾巴陵山，不攬具区美。

军兴逾十年，流血遍南纪。兹山为北障，毛盜遏狂视。

纵横里下河，生遂到蝼蚁。只今除巨壑，余蘖未全弭。

重镇本不轻，成功慎骄驰。鳌山西南维，挫败不知几。

颇闻坚城坚，百捣势益昂。又闻耕凿辈，科急半死徙。

渐虚储胥助，有险亦何恃。长江亘天堑，人力特其犄。

愁思绕万山，安能挽江水。

又：

一勺狼山水，相随万里行。直趋扬子口，复讶此山横。

烟雨连乡梦，风波揽客情。茫茫江路尽，何事更东征。

不狼，指不狼山，今遵义大娄山古称。

鳌(bi)水，今遵义湘江。莫友芝在江中，看到长江之尾的狼山，犹如一道屏障，守护着当地百姓，使其免受战乱之苦，而故乡的不狼山，同样是道屏障，却未能阻挡得了太平军的进攻，致使家乡生灵涂炭，民不聊生，自己与家人也是颠沛流离后才得以重聚。如今，“巨蟹”已除，余党还未全部消灭，北方捻军仍在活跃，他又听说赋税征收太过操急（“科”指征收赋税），那些劳苦民众又流离失所，多半死于迁徙途中。同样是地理屏障的不狼山，又起到什么守卫拒障的作用呢？莫友芝由狼山想到不狼山，通州的安宁与故乡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，所以“愁思绕万山”。

半年以后，即1866年1月7日至11日，莫友芝再次经如皋到通州，拜访了知州梁锐馨（字小曙，合肥人），并到布捐局拜访了知事梁资桓（字磐溪）。梁资桓的资料尚缺，故未能就其生平作简要介绍。在布捐局，莫友芝结识了俞麟年（字雅平，浙江山阴人）。此时俞麟年尚在通州，同年便任兴化知县了。数年后，俞麟年任海门直隶厅同知，并与周家禄、王宾等同修《光绪》《海门厅图志》。1866年1月10日的日记中，莫友芝记载了与俞麟年一起吃晚饭，席间除谈论了莲核煎汤、黑豆皮煎汤两味中药的药用外，俞麟年还告知，孙光观（敬亭）曾在上海收宋本书数十种，并约其空暇时去拜访。莫友芝从布捐局委员祝韵楼处知道了孙的住处。

咸丰年间，通州未受战乱之苦，社会安定，曾吸引不少文人墨客前来旅居。《莫友芝日记》中在通州旅居的记载，可以窥见这一时期硕儒名家与通州名流的交往，丰富了江海文化的内涵。



### 新书架



《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》  
周慧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周慧十八岁出门打工，通过成人高考上大专，毕业后来到深圳，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，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十年。这是一部散文，也是一部成长小说，她拼搏着不去拼搏，终于赢得没有财富的自由，过上使贫穷微不足道的生活。在最好的意义上，生活、写作和生命，互为因果，互相成就。



《流风回雪》  
李磊 上海人民出版社

那个时代政局动荡、思想活跃、文化繁荣。政治玄学与门阀社会如何相辅而成，又如何与皇权此消彼长？书中以嵇康、阮籍等人物和荀彧之死等为人所熟知的历史事件切入，从政治与思想互动关系的角度阐述六朝精神史的变迁，从而理解士人是如何在积极入仕堂的同时，又可以在精神上处于山林之间。



《我所告诉你关于那座山的一切》  
刘宸君 九州出版社

2017年春，刘宸君与旅伴梁圣岳从印度出发，一路前往尼泊尔登山旅行，途中遇上罕见大雪，受困岩洞。当搜救队在受困第四十七天找到两人时，刘宸君已在三天前过世。他贴身携带的手稿，由旅伴带回。刘宸君的挚友与台湾春山出版社合作，选编他留下的游记、诗歌、书信、日记，汇聚成这本书。



《史记人物五十讲》  
杨鹏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杨鹏多年潜心研究先秦思想流变，以《史记》人物为脉络，从信仰、政治制度、战争观、社会价值观等多个角度解读人物思想与价值观念，让我们看清从商周之变到周秦之变两次社会转型的思想嬗变，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我们至今的。读懂先秦时代社会思想的变迁，才能读懂先人的伟大与局限，获取当下的经验与智慧。

## 一个“长期主义者”的思想笔记

——读张华新书《幸福的尺度》

□申辛

第一时间，拿到了张华的新书《幸福的尺度》。

张华，著名的十年援疆人，也是书写张謇、图说张謇、被很多文友引为知己的现任南通市文联主席。

翻阅新著，我慨叹他对文章选题、文字驾驭、思想阐释的能力。当年他在张謇故里常乐镇当镇长，提出了“围绕一个人、打造一个镇”的工作思路。提出思路不足为奇，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凭着一个镇长的有限之力，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，做成了一件“不可能的事”——建成国家4A级景区“张謇纪念馆”，如今这个纪念馆已成为海门乃至南通的人文地标之一。张华曾和我说：“我建这个馆，希望在若干年后的某一天，有人哪怕只有一个人，回顾自己的人生之路时，能说出是这个馆，是张謇改变影响了他，那么我们的努力就是值得的！”十多年前，张謇研究传承的氛围和现在不可同日而语，张华研究张謇思想及精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无疑是超前的。

在《幸福的尺度》这本书里，有两篇文章私以为能与我所了解的张华相印证。一篇是《一生把两件事做到极致》，虽写的是张謇，写的是如何去赚钱，又是怎样花好钱，这同样是张华做人做事追求的境界，这种务实、扎实、朴实的典范，如同一面镜子，时时映照、提醒、激励着他。这个一百多年前的张姓老乡，时时与张华进行着跨越时空的精神对话。另一篇是《做一个坚定的“长期主义者”》，他说，世界上有如“机会主义者”等

很多“主义者”，但唯有长期主义者，才是笑到最后的胜利者。这让我想到他的两句口头禅：成功，就是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，再坚持一下；最快的捷径，是脚踏实地。从张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来看，他是一个典型的长期主义者，我以为，这种“聪明人下笨功夫”的做法，才是干事创业的正道坦途。现在太多焦虑的人，努力做一个长期主义者，学会把时间拉长了看问题、做事情，想必大有改观。

不排除有人这么想，写文章需要时间和精力，这样是否会挤占、影响到“做事”？或者对于张华来说，官员和文人这两个身份是否存在冲突？不必把那本书看完，就会得到正确答案。书中大部分作品是张华在援疆期间写就，并发布在“五点出发”的微信公众号上。所谓“五点出发”是指在凌晨别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候，他便已起床思考、写作、发布。伊宁的五点，与我们这里的五点，不是一个概念，时差起码两小时，要知道新疆的作息时间是上午10点起至下午8点止。别人每天8小时工作学习，他是16小时，基本上是12小时左右工作，4小时左右思考写作，这样的状态，你说会影响工作吗？张华扎根新疆十年，以“十年磨一剑”的特殊方式在异乡大地上完成的“代表作”，足以说明一切。窃以为，在投身工作的同时，张华观察、积淀、思考、反刍、书写的能力，正是当下诸多官员的必修课。

从封面从目录从文章中，随意找几例分享给大家：人生是一条寂寞的长河，应坚持做正确而困难的事；两个外貌衣着相似的

人，内心可能隔着几个银河系；多读一本书，人生就多了一份认知，心底多了一份明白，行走坐卧多了一份自信，纵然岁月油腻了你的身体，却无法油腻你的灵魂；爱好，是实用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美妙融合，能让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相互滋养，成为我们内心的双重力量，完美地平衡物质和心灵的需求；真正的幸福，就是明确自己需要什么……以喜欢的方式度过一生。

正如张华所说，他写的每一个文字都真正属于自己。他的文字擅长用灵动的思路展现深邃的思想，用自己的思考感悟启迪读者。他在后记中写道：“书读多了，想法就多了起来，对周边事物也多了几分关注和思考。有时候有话想说，但人微言轻，一时不知道对谁说，仿佛一股倾泻而下的急流，找不到出口，就在夜深人静时写成了文字，成了所谓的文章。”我很羡慕张华，能用文字安抚生活，用生活唤醒文字，找到了自己和自己相处的方式，找到了与这个世界沟通的工具，更找到了安顿自己身心的办法，并由内而外感受一种从容的力量、淡定的心态和生命的觉醒。这在如今是一件多么奢侈的事情！

《幸福的尺度》是书中67篇文章中的一篇，这是作者参加工作不久就相关经历所触发出的感想，选其作为书名，自有作者的用意。但笔者在书中另一处找到一句话，以为可与之交相辉映，这句话是“幸福的顶点高不可攀，起点却触手可及”。

一切事物妙在尺度，也难在尺度，幸福如此，文字如此，人生亦如此。

## 读书，天下第一件好事

□沈伯文

古今中外，赞美读书的名人和文章不胜枚举。张元济先生有一句简单朴素的话语：“数百年旧家无非积德，第一件好事还是读书。”可见先生对读书重要性的认识何等深刻。

为什么读书是一件“好事”呢？季羡林先生在《谈谈读书治学》一书中有关于读书的独到见解。人类千百年来保存智慧的手段不出两端，一是实物，比如长城等等；二是书籍。在发明文字以前，保存智慧靠记忆，文字发明了以后，则使用书籍。把脑海里记忆的东西搬出来，物化成了书籍，书籍是贮存人类代代相传智慧的宝库。季先生接着强调说，后一代的人必须读书，才能继承和发扬前人的智慧。人类之所以能够进步，永远不停地向前迈进，靠的就是能读书又能写书的本领。我常想，人类向前发展，有如接力赛跑，第一代人跑第一棒，第二代人接过棒来跑第二棒，以至第三棒、第四棒，永远跑下去，永无穷尽，这样智慧的传承也永无穷尽，这样的传承靠的主要就是书，书是事关人类智慧传承的大事，这样看来，读书不是“第一件好事”又是什么呢？

既然“第一件好事”，那么怎样去读书呢？